

刘华杰 © 著



植物的故事



刘华杰 / 著



“水仙冰肌玉骨，牡丹国色天香。玉兰亭亭阶砌，金莲冉冉池塘。芍药芳姿少比，石榴丽质无双。丹桂飘香月窟，芙蓉冷艳寒江。”我们如何走进如此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别着急，让我们从留意身边的草木开始，找到它们的名字，发现它们的故事。走进植物王国，我们会发现有关植物的一些话题很有趣，比如植物的手性，激起我们深入进去探究一番的兴趣；有的却较沉重，比如植物伦理，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亲近植物吧，它会给人带来恬淡的心情、雅致的情趣，我们的生活中也会增加许许多多的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植物的故事 / 刘华杰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

ISBN 7-5323-7313-4

I. 植... II. 刘... III. 植物—普及读物

IV. Q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5659 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25

字数 2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500

定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壹



小院留芳：四院的植物

1

贰



名正言顺：双名法

15

叁



术语图解：正名求知

25

肆



手性之谜：左还是右(上)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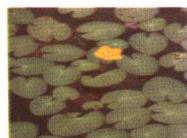
伍



手性之谜：左还是右(下)

53

陆



草叶集：植物的故事

61

柒



梅边吹笛：人与草木

71

捌



植物伦理：从红豆杉说起

79

玖



植物鉴赏：数不了万种芬芳

89

蕨类植物门

90

裸子植物门

93

被子植物门

99

双子叶植物纲

99

单子叶植物纲

161

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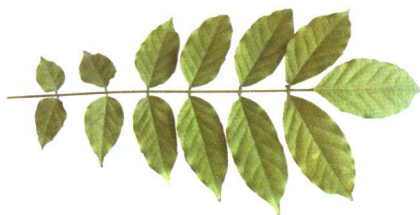


新博物学：
通向博雅教育

169

后记：把自然找回来（访谈）

175



壹

小院留芳：四院植物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论语·阳货》

“房屋的四周如若没有树木，便觉得光秃秃的如男女不穿衣服一般。树木和房屋之间的分别，只在房屋是造成的，而树木则是生长的。”

——林语堂,《论石与树》

* 本书各章首图均出自：

Flora de la Real Expedicion Botanica del Nuevo Reyno de Granada, Ediciones Cultura Hispanica, Madrid, 1945-1985.

走进北京大学的东门，逸夫楼前小广场有一株古老裸子植物“宽孔异木”的硅化木，一种已经石化的树干。它原来生活于1.2亿年前的早白垩世(K1)，树龄在千年以上。每次瞥见它无声无息地埋没在一片横七竖八的自行车阵中，心中都涌起一丝疑问，谁是地球的主人？

一亿年前，我们在哪里？根本没有我们。当然，这也不算最早的植物。1990年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发现距今1.3亿年的一些花化石和花粉化石，说明当时被子植物已经相当繁盛。1996年在辽宁北票发现了“辽宁古果”，距今1.45亿年，那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1998年孙革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封面文章《追溯最早的花——中国东北侏罗纪被子植物：古果属》，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在植物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被子植物，之前是裸子植物和蕨类植物。志留纪(S)、泥盆纪(D)时期就已经存在蕨类植物，那时距今有4亿多年。

本书将谈谈植物(plants)，不打算按教科书的方式顺序讲，作者也不承诺介绍植物学领域任何一个分科的系统知识，只想为读者提供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读过此书，读者如果能够更多地看一眼周围生长的植物，关心一下它们，作者就很满足了。

商品经济草创的年代，人们无暇关注自然，很少留心周围的植物。人们或许经济上宽裕了，甚至小康了，但也因此失去了许多乐趣。



北京大学地学楼前的硅化木。它生活于1.2亿年前，本身树龄在1000年以上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读者讲“博物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提前到达十多分钟，便在楼下粗略数了数那里的植物，约17种（植株较小的不计入），简记了它们的名字。讲的时候，我问大家谁能说出楼下生长的五种以上的植物名，给予奖励，奖品是一只漂亮的皂荚（我带了三只皂荚和五粒苏铁的种子）。非常可惜，当场长幼30多人无一人能够获奖。讲解中，我展示了随身带着的约30种北京常见植物的彩色图片，谁能说出其名字（俗名即可），就可以拿走那张图片，而且允许大家商量，但最终仍然剩下十多张。

这并不算奇怪，我还见到博士生在野外指着高粱叫玉米的。有一次乘坐公共汽车，由北向南经过圆明园东路，一女孩对男朋友大讲窗外的杜仲（杜仲科）如何有药用价值、如何该保护等等，说得有鼻有眼，而她手指的却是洋白蜡（木犀科），窗外压根没有一棵杜仲。小伙子听得津津有味，且略现自惭形秽之态。

当然，不认识植物，也是正常的，也一样可以爱护植物。但是，有经验的人一定会郑重地指出，知道名字与不知道名字几乎有本质上的差别。不知道名字时浑沌一片，知道名字便豁然开朗。植物的名字是“敲门砖”，知其“芳名”，便会更深入地了解它、爱它。

植物种类极多，中国高等植物约3万多种，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全认识它们，但确实有人认识许许多多，我非常羡慕那些认识很多植物的人。北京便有植物约2000种，读者朋友你认识多少呢？认识植物没有太好的办法，关键是要有兴趣。一位美丽的姑娘进入你的视野，最终你甚至想娶她，但一开始你得结识她，知道她的名字。这一切全是因为你对她感兴趣。对于植



产于辽宁的披针形林德叶化石，松柏类植物，化石大小约为12厘米×16厘米

物也一样。

部分读者可能有顾虑：这玩艺是不是太高深，我们玩得了吗？我告诉你，我们是在博物学的层面了解植物，而博物学恰好没有“门槛”。可以不夸张地说，人人可以进入博物学世界。还是那句话，需要的只是兴趣，如果它可以算作“门槛”的话。对一些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门槛”，因为他永远难以超越习惯。

作为一种练习，我先提一个小问题：中国大陆硬币中“一角”、“伍角”、“一元”背面都有什么植物图案？

有牡丹、梅花、兰花、菊花、荷花等。但你能够确切说出对应关系吗？

北京大学校园中部，新建的大图书馆西侧，有两排南北向排列的古式院落，东西每侧三个。其中东侧最南头便是四院。

在六个院中四院人气算是较旺的，院子虽小，往来人员却不断。尤其在暑假期间，小院中时常站着几簇外国学生在聊天，以德国和日本的居多。有一年这里突然来了一批披着袈裟的和尚和尼姑，赭褐色的长袍与四院红色的窗棂、灰瓦倒是混然一体，原来这是宗教班的学员。这些或老或少的出家人驻足于四院，绝对是一道难觅的风景。

正常情况下，来四院的更多是教师和学生，因为这里是哲学系、宗教学系及即将成立的科学史系的办公场所。可以推想，在报考、复试、开学、答辩、学术会议、上级检查等时候，都会有何等人马光顾。来四院的多数是出于公务，少数属于观光。往来四院的人，用我们本家的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形容，一点不为过。那些偶尔来挨个信箱塞材料的民间科学爱好



左图同一块化石的背面，能够清晰看到裸子植物叶子互生的情况



五角硬币上的植物。一种位于正面，为梅花。另一种位于背面，为荷花

者、民间数学爱好者及民间哲学爱好者，也颇有个性，执着得很，想说服他们绝对不那么容易。¹

去年秋季的一个中午，我坐在四院大门内石阶上吃盒饭（食堂位置不够，有时只能端出来吃），碰到一对美国夫妇，年约六十。他们在北大闲逛，路过此地，见门内开阔，别有风貌，便迈步进来。老先生会说一点汉语，一个劲夸奖四院有特色，有情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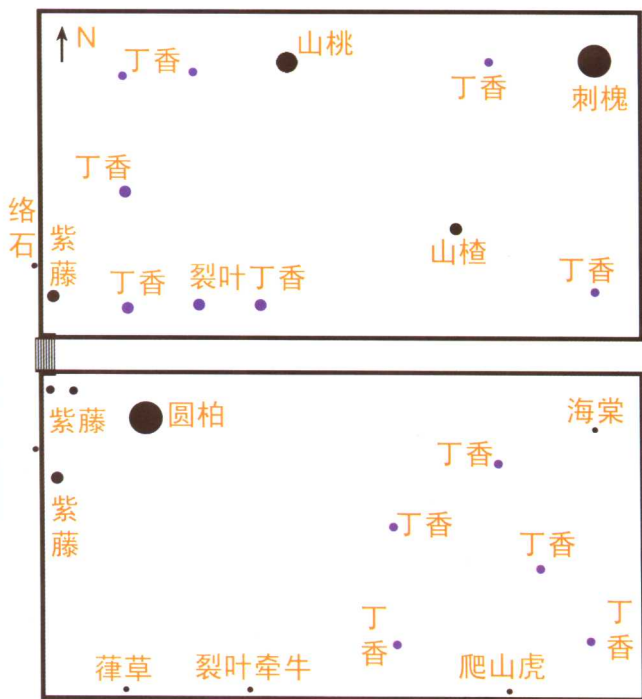
办公、求学等，是来四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不过，说了半天，我要告诉大家，来四院还可以做另一件有趣的事情：观察植物。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四院具有生物多样性。四院虽小，但“庭院深深”，植物颇多。这里人员有多样性，植物也有多样性。人员非等闲之辈，植物亦各有来头。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指栖息地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物种的多样性，三者密切相关。其中物种多样性是三者中最明显、最容易测定的，它也代表人们通常谈到生物多样性时所指的含义。中国有高等植物3万种，占世界10%，居第三位，其中裸子植物250种，占世界29.4%，居各国之首。我国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我国被子植物珍稀濒危种有1000种，极危种28种，已灭绝或可能灭绝7种；裸子植物濒危和受威胁的有63种，极危种14种，灭绝1种。

四院在北京大学不算特别，在6个院中也不算特别，但



北京大学四院大门，周边长满了紫藤



四院正门朝西，进门有一小院，本章中称其为A区。本图示意A区中部分植物的分布情况，核准时间为2003年1月1日

¹ 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可参见田松有趣的著作《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1月。

这个院却有大量的物种，种类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我且记录下来，过若干年人们还可以核对一下，看看增加了什么，少了什么。我分A、B、C三个区顺序介绍。A区指正门进入后所见区域，它在三个区中位于正中间。B区指四院北侧的后院区域。C区指四院南侧的区域。

四院的大门其实一点不大，只能并排走过三人，胖一点的，只能同时过两人。大门上面布满了紫藤，一年四季各有风景。最俏的是春季，紫红色的紫藤花穗把整个大门装饰得像节日迎宾的彩门。四院植有5株紫藤，左1右3，树龄都在20~30年光景。盛夏时节，紫藤枝繁叶茂，把大门盖得严严实实，大门名副其实成了两个世界的隔挡，白日里门总是开着，远远就能瞥见别有洞天的院内风景。小院吸引人们走近它，感受它。



紫藤，豆科



裂叶丁香，木犀科

大门两侧紧贴墙根在2002年新近种上的一排夹竹桃科的络石，因为刚植上，还没长出模样。原来这墙根只有零星几棵长得不好的爬山虎。进门左手是几株丁香和裂叶丁香。常见的都是心形叶的大花白丁香或紫丁香，但四院却另植有裂叶的小花品种，称裂叶丁香。花虽不像紫丁香那么浓重妩媚，但也有小家碧玉般的清秀。



紫藤的种子，有点像围棋的黑子



丁香，木犀科。通常丁香是春天开花，但四院的这株丁香在秋天也常常开上几朵花



混迹于洋草坪的半夏，天南星科。它是一种常用的草药，一般在夏季采收，因而得名半夏



地黄，玄参科

接着，可见大片洋草坪。它是禾本科的，不知是什么属什么种。

洋草坪近年在中国有泛滥之势，四院也未能幸免。不过，这种草确实与众不同，一年四季都是绿的，而国内土生的草坪冬天都要枯萎变黄。1998年到美国时，我就注意到美国校园里的草坪有些特别，后来发现整个伊利诺州公路两旁种植的草坪都是常绿的。没想到的是，国内在几年间迅速引进了洋草种。是好是坏，还难说，虽然表面上耐看一点。

新草坪移植不久，草中长出了一种三出小叶的植物，走近一瞧是天南星科的半夏。再一搜索，还不少，约有几十株。半夏生命力极强，随草坪长了割，割了长，迄今一个也没少，



山桃，蔷薇科，花五个瓣

反而繁殖了一些。人工草坪与半夏长在一处，有些蹊跷。北京西山到处可见半夏，尤其在鹫峰、阳台山和凤凰岭一带。但是无论如何我没见过平地上长过半夏。最后我推测，可能是培植洋草坪的苗床原来种过半夏，当这种中药不值钱时，主人改种洋草坪了，但以半夏的生命力，“想把我赶走，没那么容易！”于是半夏混迹于草坪中，继续生存，并随草皮搬到了四院。我继续推测，除非有好事者，逐棵把草坪中散见的半夏挖出毁掉，否则半夏在四院算是永远扎根了，没准它还会传遍校园。

半夏是一种有趣的植物，极易成活，我家阳台上还种着十几株。草坪中混生的另一种植物是地黄。你可能在“六味地黄丸”中听说过地黄，“千年古方，炼六味地黄”（某中药广告词）。没错，地黄是一种中药。地黄本来能够开出美丽的花，但在这里由于草坪不断修剪，容不得地黄开出花。

再前行，左手有一株山桃树，虽然年年修剪，仍然长出一层楼高，春天开花时在二楼仿佛伸手就能触到。山桃结很小的果实，个数不少，只是不能吃。

山桃树前方，草坪正中央，是一株山楂树，树龄不大，刚开始结实。何谓山楂？吃过山楂片、山楂糕吧，喝过山楂果茶吧？对了，就是这种山楂。这也是四院中现在唯一可食的植物果实。别忘了，它与许多水果一样，如苹果、梨、李、草莓、桃、杏等等，都属于蔷薇科。特点嘛，有许多，最重要的只需记住一个：它的花有五个瓣。那么是不是有五个瓣的都是蔷薇科？不是，植物学可没这么简单。花五个瓣的植物海了去了，这只是一个特征，要识别一种植物需要多种特征综合起来。

左手接近院子尽头的是一棵直径约30厘米、树龄20~30年的刺槐，也称洋槐，枝叶远远超出两层高的四院。刺槐属豆

科，顾名思义，与我们常吃的大豆、豆角、豌豆等都是一个科的，前面提到的紫藤也是豆科的，它们也都算蝶形花亚科的，因为都是花蝶形，左右对称，最上面有旗瓣。过一会要去的后院中，还有两株很小的刺槐。

大门内小径右侧有另一番景象。四院外形像“口”字，下面的一横是院墙，中间有一大门，其余三侧都是房间。大门朝西。因而现在要介绍的是口字的右半部分，即四院的南半部分，A区的南半边。近大门处有三株靠得很近的紫藤，顺四个柱子的水泥架往上爬。具体是怎样爬的，等到第4章再说。院内这一侧背阴，右墙上长满了爬山虎，也叫地锦，具3个小叶或者叶3裂，是本地种。现在国内常见的是5个叶的爬山虎，那是由美国输入的。在北京昌平虎峪沟，能见到野生的3叶爬山虎。爬山虎嫩须上有小小的吸盘，可以使植株牢牢地吸附在垂直的墙面上。爬山虎最好看的时候是深秋时节，黄、绿、红三色均有，爬满整面墙，美不胜收。四院的爬山虎中，偶然混有牵牛和葎(音“律”)草。

四院在铺洋草坪前，曾经荒芜过一段时间，那时院内长有多种牵牛花，有圆叶的有裂叶的。同一科的还有小旋花。现在只剩裂叶牵牛一种了。那时开的花有紫也有粉红的，现在只剩下后者。葎草是什么东西？其实这种草极常见，它与啤酒花是一个科一个属的，外形极相似。农村的小孩都很讨厌葎草，因为它的茎叶上长了许多小刺，碰到皮肤上很难受，而这种草生命力强得离谱，到处可见它的踪影。小时候打架，还用过它的茎，到处抡，显然是作为一种武器。葎草有雌雄两种花，雄花序有20~40厘米长，布满了花粉，风轻轻吹动就能见到飘洒的黄色粉末。目前四院只在西边墙角有一两株，借助于爬山虎，爬到了四五米高，它



四院后院的刺槐，豆科。
奇数羽状复叶，茎上有刺



爬山虎与牵牛花。注意牵牛花的茎呈右手螺旋，关于“手性”详见第4章。
牵牛花为旋花科



葎草的雌花，大麻科



爬山虎的果实。有点像葡萄，它与葡萄是一个科的，即葡萄科

自身没有吸盘，是不可能单独上墙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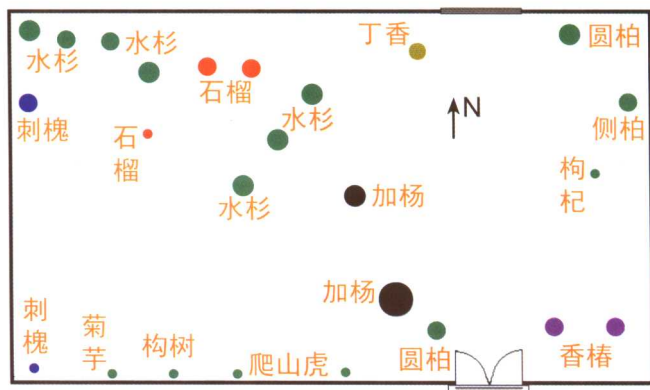
靠近右侧3株紫藤的，是一棵桧柏（*Sabina chinensis*），它年轻时可能长得颇费劲，这可从修剪的树枝和树皮看出来。桧柏有许多变种，实话说，这株属于比较丑的那类，在延安和大连见过美得多的桧柏。它算是A区中高度仅次于那棵刺槐的植物了，它至少有20~25年的树龄，这种树长得很慢。桧柏属于相对较低等的裸子植物门（但仍然属于高等植物，裸子植物介于蕨类植物与被子植物之间）中的柏科。这一侧还有5株矮小的丁香，长得也不甚好。近东边是一棵海棠，尚未开过花。

小径走到头，到了“口”字的上横处，便进了四院一层的门廊过道。向左（即向北）行走到顶点，穿过一小门，即“口”字的左上角，便到了四院与五院之间的“后院”。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两系可通过后院直接沟通，但通常两系之间不通过这一渠道来往，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条路，后院因而显得十分幽静。后院面积与前院相仿。

这后院植物也十分丰富。加杨有两棵，毛白杨原有一株很小的，后来不见了。东侧有两株已显老态的香椿树，上面爬满了丝瓜藤。四院南侧C区也有一棵香椿。香椿是一种美食，炸着吃，炒鸡蛋吃或腌咸菜吃都不错，旧时还以它作为贡品。不过，可要分清了的，香椿与臭椿十分相似。但它们属于不同的科，香椿为楝科植物，而臭椿为苦木科植物，前



桧柏，也叫圆柏，柏科



四院后院（B区）部分植物分布图。后院处于哲学系与中文系之间。核准时间为2003年1月1日

者香后者臭。通常人们只吃香椿，但臭椿稍加工亦可食。在分类学上这两种植物很容易区分，因为香椿为蒴果，臭椿为翅果，但在现实中两者确实不好区分。第一，闻味通常无效，香臭不同人有不同的体会，正如臭豆腐有人闻起来颇香。据我体验香椿之香与臭椿之臭只有略微差别，对于不认识它们的人来说，闻的办法根本无效。用分类学的办法呢，也不灵，吃香椿芽的时候绝对见不到香椿结的果实，能见到果实时香椿早已老得没人吃了。分类学上还有一个办法：看叶子的形状。两者都是羽状复叶，香椿是偶数复叶，而臭椿是奇数复叶。奇偶之别谁都知道，但是，据我观察，许多香椿也长有奇数羽状复叶，只是尖上的小叶略小。明永乐年间出版的《救荒本草》收植物414种，其中包括香椿（椿树）和臭椿（称樗（音“初”）木），并说两



香椿，楝科。偶数羽状复叶，个别为奇数羽状复叶



香椿的叶痕



臭椿，苦木科。奇数羽状复叶。扁平翅果

者形干大抵相类，但“椿木实而叶香可啖，樗木疏而气臭，膳夫熬去其气亦可啖。”凭我的经验，拿出两种树芽，实际区分开问题并不大，但说出两者究竟差在何处，还真不容易，也许香椿芽发亮一点。

四院的后院最有特色的植物是水杉，共7棵，它与前文所述桧柏同属于裸子植物门。目前水杉是四院中次高大的植物，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树龄不会超过60岁。原因是，在中国以及在世界上，水杉这种“活化石”直到1941年才在四川磨刀溪（现属湖北省利川县）发现。它被正式定名并广为栽种至少是1948年以后的事情了。水杉这种植物极其重要，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庆祝会上，曾向52位从事植物学工作达半个世纪的老专家颁发纪念品，你猜会是什么？就是一份精制的水杉或者银杏标本，这两者都是中国特有的活化石。

水杉的发现具有传奇性。1941年2月中央大学森林系干铎赴重庆任教，途经四川磨刀溪，偶遇参天古树“水杪”（当地人的叫法）。当时他只看了看落叶，没有采标本。后来他委托北大的同学杨龙兴帮助采标本。杨托人于1942年采得一份，交给干铎。干铎送请树木学教授郝景盛鉴定，郝认为是新植物，但不知道是什么种。后来这份标本失落。

1943年王战在杨龙兴的建议下去看了那棵大树（水杉王，株高35米，胸径7米），王采得枝、叶和球果，以为是水松。后来吴中伦见到此标本，认为不是水松。1945年标本转交给郑万钧，郑也认为不是水松。由于战时文献难找，无法确切鉴定，郑把标本寄给北平静生生物所所长胡先骕（音“肃”，1894～1968）。胡先骕从日本的一份杂志上查到了这是一种在其他地方已经灭绝的古老植物。胡先骕与郑万钧1948年联合发表文章，确定它的学名为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水杉从发现到定名共经历了8个年头。论文发表后引起世界轰动。多国植物园纷纷索要种子，美国古植物学家钱耐（R.



水杉，杉科。著名裸子植物。树叶中透出的红色小楼为中文系的五院，此水杉正好位于四院与五院之间，这里称作四院的后院

Chaney) 还亲自来华考察。当年上海的《科学》杂志以《万年水杉》为题报道了钱耐来华的始末。

胡先生在水杉定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胡是谁人呢？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是中国植物学的两大创始人之一，“东大、中大（指江西中正大学）、生物所、静生所、植物标本处，均是胡先生所手创”。他曾任中国植物学会会长（1934年）。胡先骕20岁赴美，入加州伯克利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森林植物学，1916年23岁学成回国，1918年任教授，1923年再次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植物分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植物学家陈焕镛也是哈佛毕业的），1925年回国。胡后来当过校长，为保护学生，又坚决辞职，令人感动。胡适之曾评论道：“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之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20年中为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1935年10月24日）¹胡先骕也是“中国科学社”的最早社员之一，还当过《科学》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解放后胡一度不被重用，他的学生都当上了一级研究员或者一级教授，他却是三级研究员，这位中央研究院的老院士和评议员也没当上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据说陈毅很赏识胡，说他“榜上无名，榜下有名”，还请过胡到中南海吃饭。直到20世纪60年代，胡才



构树，桑科。如果B区的一株构树不被割除的话，几年后它也可能长出如此美丽的头状花序

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²

四院后院还有枸杞、构树、菊芋，各一株。枸杞大概是有意栽种的，长得却不佳，只有20厘米高，叶子被小虫子咬了许多窟窿。枸杞是茄科的，与常食用的辣椒、茄子为一科，它是著名的保健品。在北大校园中，一院北侧马路牙边上也有一棵，也没长大，高度大约在40厘米，但已经能够开花结果了。构树，古时称楮树，极易繁殖，北京随处可见。这株长在最靠近墙根处，绝对不会是特意栽种的。于我而言，构树有几点特点：第一，叶形变化多端，有的十分好看。我曾摘过它的叶子，放在扫描仪上直接扫描，效果不错，还省了拍摄。第二，雌雄异株，雌株能长出十分可爱的红色头状花序。在北京，百望山则是看构树红果的最好去处。第三，它的树皮十分坚韧，据说以前用它来造纸，想必是有道理的。第四，木质松软，不易开裂。

菊芋是菊科植物，也称洋姜，东北老家叫它“鬼子姜”。它的地下块茎盐渍后可做成美味酱菜，口味与“六必居”生产的“甘露”（一种唇形科植物的地下茎，呈螺丝状）差不多。据说这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我有点怀疑。在东北，这种植物很普遍，十年前在大连我见过野生的，2001年在北京昌平也见过野生的。北京大学东门外力学系原来的大院中种了许多，后来力学大院改建，不知那片菊芋尚存否。北大朗润园也有种植菊芋的。2002年春天，我亲自栽种过一株，极易成活，到秋天它已经长得相当繁盛，能有两米多高，而且开出了美丽的黄花。

四院后院还有桑、石榴、加杨和侧柏。石榴3株，其中两株已经结实，另一株很小，明显系有意栽种。桑一株，是野生

1 转引自陈德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2 以上据陈德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第3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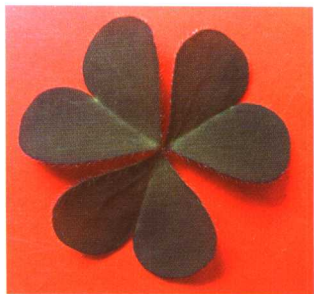
雪后的侧柏，柏科

的。想必读者都吃过这两种植物的果实。这株野生的桑，夏天我明明见到，还拍了照，冬天去核对时，已经被人砍去了。加杨共两株，有一株非常高大，是后院最高大的植物。加杨为杨柳科植物。

侧柏，也称扁柏，是柏科裸子植物，小枝扁平，叶鳞片状。极长寿，木质坚硬，不易腐烂。陕西黄帝陵轩辕庙中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手植柏”，就是侧柏。北京天坛、卧佛寺、八大处、香山都有千年古柏（侧柏）。

B区另有几种不起眼的草本植物不得不提起。酢浆草多株，味酸，可食，小时候称它“小叶三锄板”，因为叶子像农村的锄头板。我家的花盆中至今长着许多酢浆草，并非特意种植的，是当初野外取土时无意带回来的。因它越长越精神，不断开出黄色小花，索性就把它留下了。B区还有紫草科的附地菜，在东北我们叫它“黄瓜香”，因为用手一揉，它会散发出黄瓜的清香味。较常见的堇菜科植物这里自然少不了，见有紫花地丁。堇菜品种极多，这只是其中的一种。B区有一种小草是人工栽上的，它叫山麦冬，百合科的，花葶长6~20厘米，秋天结的果实很特别，圆如大豆粒，先绿后紫黑。北大第一体育馆、一教“振兴中华”石碑处及校医院附近都有大量栽种。北京市科协附近也有。

口字型四院的右边，即建筑的南侧，仍属四院的地盘（这里称C区），也有一些特别的植物。外围是整齐的黄杨，黄杨科。近四院南墙壁长有8株高大的杜仲，我读本科时好像刚刚栽上，如今已是直径达20~40厘米的大树了。杜仲，别名思仙、思仲，是一种有名的药材，这也使它们倍受蹂躏，每株树干上落下数个到十多个方形的疤痕。有人，至少知道杜仲用途的人，经常在树干上挖树皮。在北大校园内有这种行为，实在不可思议。



酢浆草，酢浆草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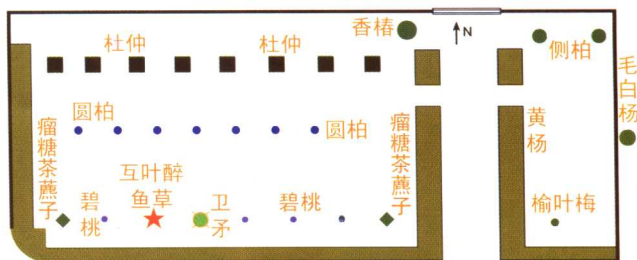


附地菜，紫草科



紫花地丁，堇菜科

杜仲树外侧有6株圆柏。圆柏外面是一排4株碧桃，中间夹有一株互叶醉鱼草和一株卫矛。东侧还有一株榆叶梅。这互叶醉鱼草在北大只见到这一棵，因而在我心目中它显得极珍贵。另外在香山中国科学院植物园见过，听说北师大也有。碧桃、榆叶梅就比较普遍了，北京各个住宅小区中差不多都有栽种。榆叶梅每年春天紧随迎春花开放，在黄色中增加了粉红色，把春天装扮着更多彩。再晚一点开放的则是碧桃了。特别是白碧桃，它的开放为周围环境增添了乳白色以及一丝远远就能闻到的清香。四院南侧只有红花碧桃，白碧桃要到北大东门口白颐路西侧寻了。碧桃外侧各有一株长得不好的瘤糖茶藨子，多少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高，半死不活的。



四院南侧（C区）部分植物分布图



互叶醉鱼草，马钱科。北京大学校园只有四院这一株



杜仲，杜仲科。其皮是一种草药，时常被人为破坏。可以看到有不同时期的切割痕迹



榆叶梅，蔷薇科